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四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紀

王文成公守仁浙餘姚人也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高祖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父華舉進士第一忠厚正直仕至南吏部尚書先生娠十有四月而生生之夕祖母岑夫人夢緋衣神抱兒從雲中下異之尚書公因名之曰雲生五歲不言已更今名乃言言即英發超絕年十五善詠謳無所不好好兵好仙釋年十八以納室如江西道廣

信歸見婁一齋諒與語學謂聖賢可學而造也有深契比抵家日取六經諸子史讀之端坐寡言笑同業者以故意譁之先生正色曰昔吾放逸今知過矣舉弘治巳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學儒學欝欝無所入乃與李夢陽獻吉何景明仲默諸子馳騁於古文無何歎曰吾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巳耶疾告歸築室會稽陽明洞爲養生頗效巳忽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棄去正德初奄瑾竊柄逮南科給事中戴銑等繫詔獄上疏救下獄杖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因厭世欲仙至錢塘

知瑾遣人隨偵急乃陽言沈江以絶禍因航海入閩遘所嘗遇者異人欲與俱其人曰公乃有親萬一瑾怒不解逮若翁誣公走胡粤自匿豈有救哉歸不害也因蓍得明夷遂歸越已乃赴龍場悟於學瑾誅陞廬陵知縣廬陵故鉅邑賦繁訟劇先生至首詢里役察民戶貧富奸良之實爲低昂獄牒盈庭不即斷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委曲勸諭以好爭尚氣嚚訟之害多所解散時召見父老使訓子弟諄諄以開導人心爲本行鄉約以厚俗戒毋令蕩僻官未朞而賦平訟清幾於無

訟陞南京刑部主事調吏部驗封歷考功郎陞南太僕少卿轉南鴻臚卿職事無劇暇與同志日切磋於學不厭巳陞左僉都御史撫南贛而學詣益精當是時寧庶人濠蓄逆謀之日久而南贛地連四省上游山谿中劇盜倚巖洞盤伏無慮數十萬往往焚官府篡獄囚爲暴廣東江右湖廣諸撫臣相覰望莫適勦而宸濠時時與賊通護助之盜益熾[illegible]都御史文森受命撫督贛稱疾憚不前兵尚書瓊以違難劾罷之薦 先生代先生道聞漳寇亟卽兼程進移三省兵備 晝期日進兵卻請退師不

許畫一進竟破之乃立十家牌法防偵伺立兵符明保伍以實軍疏申賞罰請旗牌以令軍疏請廣鹽得行臨吉贛以餉軍而日夜訓練之軍大振乃先以牛酒銀布犒賊巢撫諭剴惻諸巢多相率歸求自効乃進師攻橫水左溪連破之賊奔桶岡大戰又破之而西盜畢殪乃歸流亡使復業鑿山通道夷其阻以居民建縣治鎮之而諸巢最黠桀者盜曰浰頭陽納款實機毒阱險虞王師乃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許擒其渠魁遂進兵擊其巢破平之而諸盜藪盡蕩為治境先生用兵機神莫測對士

友談笑論學而幾發立斷萬衆遞集斬馘獻凱須史驟集而左右曾莫測所自也諸大者具邊防中乃立社學設教讀羣子弟教之歌聲達於委巷諭父老行鄉約漸導之先生出征行父老皆沿途焚香迎拜如父母閒出入閭巷童子亦拱立道側候過車時與款語訓諭油油無間也風化大行時寧庶人濠謀爲逆淫縱而憚先生望高數致書稱弟子問學陽下之先生獨具銜名謝不荅書曰學不可以書傳也濠腹心劉養正者廬陵人故與先生游遣至虔與結約養正至晤語連日夜數微言挑

之先生陽若不喻意也者不荅也養正不得間而
退巳宸濠以中朝遣詔使來即詗而恐乃遂反府
先生以命往福建處叛軍道南昌抵豐城矣濠既
殺孫許聞先生且至急遣使三數輩迎必致之使
者跽請曰王聞公且至以誕晨治宴具不敢宴稽
撫按三司官以需幸遄造也先生許諾以後輩至
問三司宴未語頗淆忽疑之頃前茅望見一騎馳
驟至命艤舟待則豐城令似遣報濠反聞也時舟
順流下翼以風先生聞報命爇香則入舟疾作兩
廣巡撫進兵豫章檄所在給餉牒以駭賊而北向

拜祈風風遂反乃微服走漁舟泝流上反吉安曰
吉伍守可任又其地廣大召集可用也旣至則集
吉安諸養病省親有才望士大夫共舉義而急疏
告變檄四方兵勤王檄召贛素所練者兵若列郡
兵以來時濠結中朝佞幸諸大臣與爲應而變驟
發遽甚南都當下流卒無備易棄乃大設疑間以
乖賊或問之曰疑間不必濟先生曰濟不濟未論
然能令中疑否曰疑矣曰第令疑豈非濟哉時濠
遣人誘贛南諸峒盜爲犄角鄒編修守益以爲憂
先生獨策其不叛曰賊戀今巢美不叛　也曰彼從

濠望封拜他豈顧計哉先生默然者久之曰令天
下盡叛吾屬惟獨當倡義守益凜然利害心時如
洗也已竟平濠事具武紀及濠事中御史黎龍曰
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諒矣已　教皇
帝逸豫欲假征濠南幸爲觀游諸嬖倖江彬張忠
許泰等倚邊兵欲倖功聞濠平顧不樂宣言逆黨
未盡當勦也先生力疏請回蹕不省念　上以重
師宿東南而西北撤備將意外變未測也乃傳寧
庶人前獻俘冀止之與太監張永遇於杭先生念
永頗忠實可告語謂之曰江西遭濠毒痡久矣今

苦饑又重困於兵倘京邊軍復至必且亂亂難測也曩濠亂亂獨自一人易制今復亂則土崩之勢成殆難圖矣永深然之曰吾此來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非爲掩功來也於是先生付以濠而移病錢塘已得命兼巡撫江西乃還鎮而大閹忠義子泰領京邊軍實來欲掩功先生念忠泰所倚怙者獨北軍乃豫徙市具資斧俾老羸應門以待軍且播告城中言北軍爲江西故來討亂離家室苦遠江西故地主當供億禮遇俾軍至如歸毋怠敖軍初至以忠泰命踞肆坐謾罵或衝導起釁先生不

爲動存撫有恩禮道過北軍喪必停車咨問嗟嘆
良久已乃去厚資之於是京邊軍顧人人喜過望
以爲王都堂遇吾屬有禮也於是先生乃入見忠
泰不爲屈忠泰殊不喜日搜羅百出不爲動諸戰
功具覈無可勘乃獨以濠積蓄爲危言曰寧王父
子祖孫王於此數世矣富蓄積多聞天下今安在
豈有盜私之者乎先生曰信王父子祖孫諸蓄積
多甚然散盡今亡矣曰孰得而散之曰濠與將畢
輸京師諸權門約爲變籍可覆也忠泰乃大驚愕
曰籍安在曰籍入吾目吾以爲事干逮衆立焚之

豈可得見哉忠泰故嘗與濠通受金錢則大懾不敢言已較射忠泰恬所長強先生欲屈之先生射命中北軍嘖嘖歎忠泰乃大沮會冬至先生命閭巷户奠祭如常儀府新經喪亂居民户塡門哭已上塚哭振野北軍聞無不酸鼻流涕思歸者忠泰不得已乃班師還南都於　上前危言爲讒間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等劾爲言獨太監永左右之有動息具以告忠以江彬力能得　上意間之曰王某將興兵清君側之惡忠其首也次者公又間於　上曰守仁必反　上試召必不來先是

忠泰數矯旨召先生大監永客以告先生不往至是聞召則立赴忠泰意大沮至桭不令得見還蕪湖不得命危機交迫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堂中武宗時時遣人覘得之乃釋然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忠泰復間之則曰王守仁討反者聞有召即至何謂反乎遣還鎭當是時宸濠未伏法諸嬖倖異時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先生復至鎭則深機曲筭內戢外防大閱士教戰于虔州日夜如對敵而日與學士論學與童子歌詩習禮如平時於是諸嬖倖益憚慴不敢謀已上留南都日久羣奸

銜嫉學不得問欲襲功又以經人耳目業不可得誣乃令重上捷音冒請人功其中乃班師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盒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致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是歲江西旱疏鋸程尋大水疏自劾諸所爲起瘡痍省國費者甚力而益專於學弟子彌衆進會 世宗即位手勅召赴京而言者以大喪費浩繁沮之乃疏省葬遂得歸已而 上趣定功行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封新建伯先是平賊擒濠皆兵尚書王

瓊居中相左右故先生疏上捷必歸功本兵而閣
大臣大恚之賞又抑不能至是　天子在藩素聞
江西功故定封而同事諸臣以考察蒙擯斥廢錮
殆盡乃辭封爵疏其功上之竟格不行已大禮議
作諸大臣益競進而先生竟不召方黃席先後以
大禮問皆不荅後思田亂起兼左都御史督四省
兵撫討之辭不允先生疏請撫改流復土官為本
兵王時中所持　上曰守仁方畧素優兵難遙度
聽便宜熟處毋中制而事平成全國功語具邊防
中於是田州刻石紀　上功其文曰嘉靖丙戌夏

田州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違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肙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旋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土之濵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於是撫綏安集興思田南寧學以係靖歸思出不意襲八寨斷籐峽破平之具疏所爲

經畧者而先生以病劇請告歸道卒矣先生明睿
天授少豪不羈已乃志於道與湛吉士若水爲莫
逆交切磋於主静無欲之要方下詔獄時已有静
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之語矣比謫龍場龍場在
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與
居夷人又鴂舌難語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
居自驗諸得失榮辱能度越惟獨死生一念未遣
也乃作槨晝夜端居其中求静一從者病自析薪
汲水烹糜粥飼之已乃灑然忘其疾病夷狄患難
也因念聖人當之當必有過於此者忽中夜有悟

於致知格物之旨而躡契於本心不覺手舞足蹈自是一意於聖人之學乃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宋儒以知識爲知故須傳聞強識以爲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聖賢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即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也意者心之發物即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於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荅具以其所悟告之書沉思有省與往復語數四乃大豁然

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
辨詰爲也闢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禮事之是僞
也盍實也比官吏部從游者日進而先生日宏廓
深潛中和信直以爲學者平日爲事物紛挐未知
爲巳也故時時教之靜坐補小學求放心功夫其
言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
生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於始學時
去夫外好靜坐中患思慮紛擾又教之省察克治
痛摩刮以廓淸心體使纖翳不留眞性見而後操
存涵養有地也其言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不容

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然到此巳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然堆積於駁蝕之上則亦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不可畏其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實見得耳向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巳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其後學者悟

於靜而遇事輒舛午也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知用省克功夫也故臨事輒蹟學須於事爲上磨礲然後靜亦定動亦定故南都後日循循於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克實功而深以譚光景說效驗爲務外助長之病其言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又語學者言殺人須從咽喉上着刀爲學當於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其修也蓋實也比開府贛日兵革倥偬而孜孜講學不暫廢闢濂溪書院居學者而行臺

左開射圃日延見其中政稍暇即諸與論質當是時令學者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言有教動有警息息於人獨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關也其言曰無事時惟是獨知有事時亦惟是獨知人若不於此獨知處着力而於人共知處施功是作僞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是已故要在愼獨愼獨之功無時無處無終始惟是一事無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於此先立是謂端本澄源古人許多擇會固執工夫其精神命脈全體只

在此其言曰切己用功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人
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切己用功方見道無終窮
愈探愈深又曰省克之功無時可間須有箇掃除
廓清之意方始爲快如一念萌動即與克去不可
姑容庇覆不可窩藏不可放過不可影過不可混
過異時自有端拱時在又曰中庸功夫約於誠身
誠身之極爲至誠大學功夫約於誠意誠意之極
爲至善而一執於愼獨後更寧藩張許之難苦心
危行乃知夫德慧術知不待學慮而後能也則深
信良知圓神充周與太虛同體通晝夜徹動靜貫

夷險而精容無盡藏也於是日以致良知爲誨曰良知者人心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不著不察日用而不知耳雖至愚下品一提輒醒雖匹夫匹婦一循其知之所及各各自致即各各有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致此知不盡故時時即人日用之知示之以自致又時時曰是非之心又時時警學者行著習察以無昧於寂感危微之幾諸格致誠正修之條貫囫圇統一於此也其言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致此良知而已矣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知

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本體之知又未嘗不知故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善之知而必爲則知至矣不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必不爲則知至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致知焉盡矣又曰此良知之學至簡易亦至精微如指掌然亦孰不知者若欲親見良知亦孰爲知者良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蓋微乎其微故存乎心悟或有疑良知爲未足者緣未嘗實用其力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而然耳有請益者謂之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

益歟何以至於千丈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子將何以益之致知焉盡矣先是先生有悟於大學摽古本以爲是孔門之舊本無脫誤經文之下揭誠意特傳而三綱八目統於此固學之之要也至是增訂其序文其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

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

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始知先生之學本心悟以爲學惟求盡乎其心心盡而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其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朋友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

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一於道心則存心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明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其論六經曰經常道也其

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

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

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

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
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
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
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
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
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葢無一而非命也故克
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
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
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

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是是豈爲得禮之意哉循不自度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既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有亦有未及也間嘗爲之說

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

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其

辨析精微宪極道耿犁然各當於人心其見齋記

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

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

見而未嘗見也子未覩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

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

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

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

可拾也道不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

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知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故欲從而末由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論心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

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而一無所動焉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問者曰妄心動也照心亦動也安在其爲靜乎曰妄心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照也妄心亦照

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問者曰妄心可謂之照在照心不謂之妄乎妄與息何異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有事而感動可以言動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可以言靜而感動者未嘗有減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雖常人之心七情之感動氣之極而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

後良知一覺未有不罔然而消沮者亦可以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而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其論立志曰學莫先於立志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則必去

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

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

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大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於是原本仲尼刪述六經之意以爲直欲天下反朴還淳以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譊譊於世也盖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閒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知凡幾而易道大亂也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賛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之屬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而詩書大亂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

窮於是舉虞夏殷周之舊删削而是正之然後其說始廢今觀詩書儀曲孔子未嘗措一辭於其間意可識矣至於春秋雖稱所作其實皆魯史舊文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均之有減而無增也其用删繁就簡歸於正人心而已矣春秋而後繁文益盛天下愈益亂欲盡去而不能討莫若取法孔子録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當亦自廢故文中子擬經之意未知何如竊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若後儒之著述惟求日增於仲尼之意益遠矣已原本而論之曰聖人

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

是之時人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皆其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人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於學校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

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
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
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
盖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
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
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
之用目不耻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
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氣充周
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
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爲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

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子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蒐獵古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
補於煨燼之餘盖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先王之盛
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
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
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
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
學而言之以爲傳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
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
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
謔跳浪騁奇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競出前瞻後

聆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
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
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終身從事於無
用之虛文而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
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
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
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
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未能有以勝其功
利之心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未能有
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

之心體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以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

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乎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不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乎先生英桀天發又洞然心要於人眉睫間往往能得其中存始求師友於天下不得則汲汲求同志之士切磋之於道

士友造見中積疑未豁與語次輒中其肯綮或坐定不俟啓問而告往往能發其心之所欲言於是戚戚戚然有動於其中疑自釋憂自懌鬱自暢矜高者首自俯辨傳者口自訥久之日格月化翕然自信聖脈之在我而自力也方在京師時郎中方獻夫叔賢傳士徐昌穀禎卿皆時俊獻夫畧官資比而稱弟子昌穀聞先生論學有深契曰吾不遇子幾亡人盡深信如此其在滁地僻政簡日與學子遊瑯琊瀼泉閒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林谷從遊之衆自滁始其在贛提省微密

切磋深到以士友自程省當政務殷亟軍機旁午必求於士友切磋時無增減而後慊也故及門之士有立者多出於虔州學自晚宋來濂洛之微言旣絶學者顓顓於窮理讀書之說字析句解以爲是所以造理而致精也於聖賢大訓稍微者又以爲此上達未當學姑就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茫無所從入及先生倡論以爲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其上達也聖人所說雖極精微

皆下學於學者循誦習傳之說頗怍則須其駮桩
闢所以爲禪先生痛闢時弊亦以爲是枝葉見聞
愈隳道無益而聖門好古典學之教頗濶畧不講
於是有諍論又功高衆忌而機應神發不拘故常
往往爲有方士所深疑其自信深篤又以爲簡易
直截之學二千年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爭
門戶好矜侍者姍訾之於是謗議大昌癸未南宮
發策至斥爲僞學欲焚書申禁於是乃揭帖謝來
學請歸而求諸孔孟而四方學者益進宮刹不能
容日語以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之各致其知各

格其物以求止於至善而時時默坐臨對焚香無語以凝之待志定有入因方措教因材開導如羣飲於河俾各自得自足也嘗月夜款門人數百於天泉橋歌聲漸動泛舟擊楫渙然自適於是有鏗然舍瑟春風裏之句明日入謝語之曰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嗜慾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惟孔門之士聞聖人之教始能脫落世味豁然於性體之高明廣大然不如躬行實踐以日入于精微將有輕忽世故而濶畧倫理之病則過也故孔子欲裁之諸君今幸有見願精詣力造求止於

極無以一見自足先生本高明超絶又本悟自禪
宗已乃證諸六經在滁時懲末學瑣辟開導誘掖
登之於高明士多省發已而有漸流空虛爲脫落
新奇之論者先生大憂之日勉以平易簡實之學
揚仕鳴致書言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
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
涉安排著意識卽非矣先生病其語已高未瑩以
爲不切實用力未免議擬想像明道所謂弄精魂
漢也與世學雖稍異症其爲病一而已矣此起徵
思田門人有慧者言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者先

生語之曰默識焉可也然非所以槩人諸君語學則大學其的矣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也以此自修可躋聖域以此造人可立大中其人請曰本體既徹後當云何先生曰此徹上下語自初學至聖人惟是一塗轍初學循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精一之極亦只如此用又曰此語最盡諸君更毋移易人心自有知識即有情習今不於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懸空悟一本體即異時安所歸宿哉則近時語證悟空虛之病先生已前言

之矣至南昌父老軍民燃香拜迎者充衢巷至不能行乃趨都司令就謁自辰逮未不絕已諸司乃廷參明日詣學講大學毋行輒士民環擁觀者大息曰三代而後未有也至吉安會士友螺川談竟日夕不倦且行曰功夫惟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比思田平以疾劇請告歸卒于南安臨終惟以未得與諸友了問學一事爲恨言不及私門人周積時爲南安府推官泣下問遺言微笑曰此心光明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先是離廣門人布政王大用具美材以從至是門人南贛

兵備張思聰敦匠事迎就南埜驛中堂沐浴含斂具如禮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如喪考妣至贛至吉南昌咸擁哭如南安喪至越門人會葬者數千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聚會如師存初上倚注先生甚而議禮諸大臣方獻夫黄綰席書咸尊嚮之閣學士張璁桂萼亦欲倚先生以爲名故交薦起平思田將安南亂萼寓書令若專爲思田者而策安南要領以効功先生不荅巳尺牘不致以爲忿始孚敬萼議禮如一人比並用顧隙乃內相傾於是詹事綰勸孚敬引先生以自助孚敬陽

許諾然浮言非實意也或語孚敬言王公位隆重得見　上公安爲之下乎孚敬曰王公來我固當北面實激萼而萼聞果大惧攻先生益力會新建伯卒下廷臣議卹贈當冢宰執議萼揚言陽明之學可疑而功不可泯衆皆以爲信乃陰覆奏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比思田奏捷又誇張已甚勦八寨不請挾詐專兵又不俟命離信地無大臣禮且斥言其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官奪爵上終憐先生功又封爵本朝廷信令不許停卹與襲蔭而下詔禁學於是黃綰上疏言忠臣事君義

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爲新建伯王守仁堪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信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是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有不得不明者請取守仁功與學爲陛下言之因具言其大功有四學不詭於聖人有三且曰賞罰者御世之大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雖生異世猶當追崇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褒忠之

典倡黨錮之禁非大臣之所以輔明主也臣昔與守仁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未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之爲者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義不容默乞勑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弁開學禁以昭平明之治此臣所以盡事 陛下之忠補蓦之過而篤事師之義也疏入不報而給事中周延以抗疏論列謫官隆慶初賜謚議從祀先聖廟子正億襲封

約論曰今天下言學者無慮宗王文成矣乃其學

益晦則鶩於已高也又身謚之者衆予間從其高第弟子獲聞其徵言昔孟子實首言良知又曰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言學盡於致知也古本大學書誠意特傳淇澳烈文括八目已錯詩書歸三綱而一誠樞紐也不精深宏奧乎豈必分補哉竊以爲此其大者百世不與易也乃兼資文武非名世王佐才不能及斯言爲不佞矣